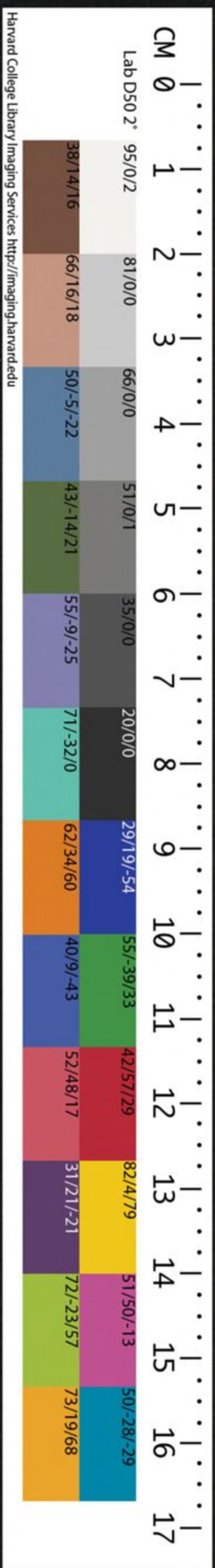


T2571/3202d(52)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540 EAST 57TH STREET
CHICAGO, ILL. 60637

APR 27 197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540 EAST 57TH STREET
CHICAGO, ILL. 60637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rof. F. Cleaves

APR 17 1970

列傳第四十八

晉書七十八

御撰

孔愉

子汪
從子坦
羣子沉

安國

弟祗
從弟群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
封雲爲亂雲逼愉爲參軍不從將殺之賴
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
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
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永
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楊土命愉爲
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
召爲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
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

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
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
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
悟遂佩焉帝爲晉王使長兼中書郎于時
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踈遠愉陳導忠
賢有佐命之勲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
是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
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
侍中大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

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
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悛平而嶠有重功
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
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
者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
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
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
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
愉竝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

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以二十人稟
賜愉上疏固護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
聞忝廁朝右而以惰劣無益毗佐方今疆
寇未殄疆場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奸
吏擅威暴人肆虐大獎之後倉庫空虛功
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卹呼
嗟之怨人鬼感動寔弁官省職貶食節用
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
糾明刑政而愉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

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
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奸
吏擅威暴人肆虐爲患是誰愉欲大論朝
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爲
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
仁應思遠耳今誠之才豈宜以趙胤居之
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爲導所銜後
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尚書僕射愉年在懸
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

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
子祭酒頃之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
散騎常侍章句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
年愉自巡行脩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
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
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
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
邑義賜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
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三子

閻汪安國閻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閻子靜
字季恭再為會稽內史累遷尚書左僕射
加後將軍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
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
汪屢言之于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
不合意求出為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
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
政績為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羣從諸
兄並乏才名以富彊自立唯安國與汪少
厲孤貧之操汪既以直亮稱安國亦以儒
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
及帝崩安國形素羸服衰經涕泗竟日
見者以為真孝再為會稽內史領軍將軍
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
慎清正出內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
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

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祗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為功曹史札為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祗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坦字君平祖沖丹楊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為晉王以坦為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為賊殺郡將郡今應舉

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為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弑君汚宮豬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竝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

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
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
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
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再揚俎豆
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
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
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
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
試冒昧來赴旣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

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累
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
頽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綵其出如
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感臣竊惜
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定信去年察舉一
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
秀才雖以事策亦汜問經義苟所未學實
難闇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因
宜其不會徐更葺制可申明前不崇脩學

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
則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
可貳况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聽
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時典客令萬默
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
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
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
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
事三始就職揚州刺史王道請爲別駕咸

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尋
屬蘇峻反坦與司馬司徒陶回白王道曰
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
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
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
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峻脫逕
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
取盩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
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旣而臺城陷

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
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
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
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
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
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
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
旣至坦議以爲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
門無限今反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

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
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閔曹統周光與默并
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爲吳
郡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
之王導庾亮竝欲用坦爲丹陽尹時亂離
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
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
奉遺詔孔坦踈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
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膾截

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內
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
以賑窮之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
為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
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
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
為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新死
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
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迥邈

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
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
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州之會百六
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
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跼踏豺狼之冗朝
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
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
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矜哀勿喜
我后之仁大赦曠廓唯季龍是討彭譙使

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
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介石
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
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
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僞寵將亦何賴聞之
者猶或有悼況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
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
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爲國前

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羽比諸
古今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
鈞之際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
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
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誠嚴水陸齊舉熊
羆踴躍齧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
復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
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
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

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
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
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
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爲
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
蝕有后之喪太子墮并則止納后盛禮豈
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
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已憂嘗從容
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躬日躋反博

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快
快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
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
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
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
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縣縣奄忽無日脩短
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
所懷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
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棖椽之

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
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
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
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
追贈光祿勳諡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
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
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
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
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况

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
耻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
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
覺深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
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卷并
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
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
兩鬢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鬢果是

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父倫黃門郎嚴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爲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閩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已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

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爲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兼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

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感義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極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陽尹庾劼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之事猶覺眚屢彰今

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太傅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管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脩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

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
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
所別賜及給厨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
困乏故有所賜今通繼之又厨膳宜有減
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
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
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
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及
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

蒙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
以疾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
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為孫恩所
害

羣字嶠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
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
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
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
吾弟發狂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

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
塘之憾羣吞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
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自導
有愧色仕歷中丞性嗜酒導堂戒之曰卿
恒飲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久糜爛邪答
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
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孽事
其耽酒如此卒於官嗣子沉

沉字德慶有美名何充薦沉於主導守曰文
思通敏互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琊王
文學並不就從兄坦以喪遺之辭不受坦
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
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
沉與魏顛盧球虞存謝奉並爲四族之雋
沉子厥位至吳興太守廷尉厥子琳之以
草書擅名又爲吳興太守侍中

丁潭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

父彌梁州刺史潭初為郡功曹察孝廉除
郎中稍遷丞相西閣祭酒時元帝稱制使
各陳時事捐益潭上書曰為國者恃人湏
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
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
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為政之較也今
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
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奸凶周雖三聖

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
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
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
充夫為國者由為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
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
役今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
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及帝
踐阼拜附焉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
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為其國上

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
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
正聖明所簡才實互之遂爲琅邪王郎中
令會哀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
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宐一
匡革以訖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
服斬旣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
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宐終喪詔
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

不言下及周世稅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
諸侯旣葬而除此所謂二代損益禮有不
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
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
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
旣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
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
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
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

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
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為
君服亦宜以君為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
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為君
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
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
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
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
親主人喪者必為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
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為諸侯與天子同
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
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今制若當遠迹
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
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
心喪三年太興三年遷王導驃騎司馬轉
中書郎出為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
見稱徵為太子左衛率不拜成帝踐阼以
為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

頭唯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徒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謚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話位至散騎侍郎

張茂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為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為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吳興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竝遇害茂弟盎為周札將軍充討札盎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

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
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
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為人所害果如
其言

陶回

陶回丹陽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
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主簿竝不就
天將軍王敦命為叅軍轉州別駕敦死司
徒王導引為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

回與孔坦言于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
坦傳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
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
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
楊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鄉導時
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
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
千餘人竝為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
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

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補
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
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
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
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
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
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
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
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

回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
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
不憚疆禦丹楊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
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互親狎會
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楊州分
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荅曰
公以明德佐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
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
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

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
威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位至輔國將
軍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
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于潭等咸以條蕩之
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
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整心
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竝能保全名節
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皆辭榮數節

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
陳邪佞之宜遠明鸞書之非宜竝補闕彌
違良可稱也

贊曰愉既公才潭唯公望領軍儒雅平越
忠亮君平料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火群由
匡厄陶回規過言同金石

列傳第四十八

晉書七十八

音義

籠龜盧反紅堰於建閭反語中汪烏光反茹如魚反

頰魚反鮪古本反汜音汎膾古外反斫周易音介字齒

下沒子于子反輟音衰下嬰烏莖反斤

斤音斬詩云斤斤其明汝陽反穰連賴反覆

甌揚雄傳云蓋醬甌服秫音述藁魚列反豚徒

反盜阿浪反弛式是反篠蕩上蘇鳥反浪反

列傳第四十九 晉書七十九 御撰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

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

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

顏回也尚應聲荅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席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楊尹温

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

有異常童嶠甚竒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



絕倫脫略細行不爲流俗之事好衣刺文
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
綜衆藝司徒王道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
爲小安豐辟爲掾襲父爵咸亨侯始到府
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雝雝
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
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
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
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

姻繼百世於理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
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中夷要當斷
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
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
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
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致忘
思慮損聰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怛
之至戚方寸旣亂其能綜理時務哉有心
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必非

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
或有執志立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
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感之人勉之以
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
出爲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
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
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
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
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爲政

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爲尚造烏
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
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
所處險要互崇其威望今以爲南中郎將
餘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
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
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
大司馬桓溫欲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
春進號安西將軍初符健將張遇降尚尚

不能綏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尚討之爲遇
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即尚之
甥也特令降號爲建威將軍初尚之行也
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
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
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
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
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
助成譎之曰今日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

道路梗澁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
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
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
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
璽致諸京師時符健將楊平戍許昌尚遣
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輅車鼓吹戍石
頭永和中拜尚書僕射出爲都督江西淮
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
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

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
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
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
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温北平洛陽上疏請
尚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
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
篤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
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謚曰簡無子從弟奕以子康襲

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
虔以子靈祐繼^繼鯤後

謝安

安子琰
安弟萬
安兄奕
石兄子朗
琰子混
萬弟石
奕子玄
弟子鯤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
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
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
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
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豐

豐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
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竝以疾辭寓
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
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
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
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
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
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
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

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濟谷悠然歎
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
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
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
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
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
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
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
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

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
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
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
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
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
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
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
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
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言生平

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
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
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今司馬著帽
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
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
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
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
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
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

晉書卷四十九
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
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
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
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
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
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
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
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
溫威振内外人情噂喅互生同異安與坦

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
加九錫使袁弘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
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為尚書僕射
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為
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
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彊敵寇
竟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
以和靖御以長策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
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

晉書卷四十九
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
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
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
室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
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
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
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
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
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

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
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
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
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
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
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疆
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
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

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
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既
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
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
墅安常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
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
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
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
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

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
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
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
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州荆司豫
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
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
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沖既卒荆
江二州竝缺物論以玄勲望宜以授之安
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

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泗陽之功慮其驍猛
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荆
州改桓伊於中丞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
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
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
音樂及登台輔暮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
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
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
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

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
知王味之不互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
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
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有相扇構安出鎮
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租
於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
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
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
道懷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宐

旋

力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

驤將軍

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立抗威

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

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

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

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

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

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

王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

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

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

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

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

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

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

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勲更封廬陵郡公

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

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五

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
增數倍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
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
以敷之及至新城築堞於城北後人追思
之名為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
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
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
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
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

歸山丘慟哭而去安有二子

瑤琰瑤龔

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

無子弟光祿勳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

劉裕以安勲德濟世特更封該弟澹為柴

桑侯邑千戶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篡

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齊用劉劭執元

熙中為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

宋

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

護軍淡雖比居不往來中宗子弟惟與才
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位郎轉祕書丞累遷
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
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
玄俱陷陣破堅以勲封望蔡公尋遭父憂
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頃之繼
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
將軍如故又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
者云潘岳爲賈充婦夏城宣帝諫云昔在

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宜
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
女珣弟珉娶安女竝不終由是與謝氏有
隙珣時爲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耻
之遂自造輜輶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
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爲
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
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
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

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鄢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延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竝如故琰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豈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血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旣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也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迤狹琰軍魚貫而

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剗肝生食子詔以剗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三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勲封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混字叔源至孝才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

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主婚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齋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爲珍膳項上一齋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齋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

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
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
尚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
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
日恨得謝益壽奉璽綬裕亦歎曰吾甚
恨之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
也

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為剡令有老人犯
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
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為改容遣之與桓
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
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
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
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
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溫一兵
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
溫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為西藩所
思朝議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

都督豫充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
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子
泉靖玄泉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
常

玄字幻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
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
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荅
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
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

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
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温
辟爲掾竝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
領南郊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彊盛
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
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
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遠衆舉親明
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
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

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彭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沖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遂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欲遣間使報遂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

南軍已敗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既而盱眙

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驚
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
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
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
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遂
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玄叅軍劉
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
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
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駸中將

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於廣
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於
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
漢順派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暉張蚝
苻方等至穎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
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
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
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
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

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互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派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弃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

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詔遣殿中
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
錢百萬綵千匹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
其豐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
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
彭城遣叅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
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既平玄
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爽謀
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泝擁二岸之流

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
謂之青州泝遣淮陵太守以三千人向廣
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遣龍
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嗃傲濟
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
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
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丕告飢
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
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

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
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
應統豫州以勲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
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
復遣寧遠將軍春演伐申凱于魏郡破之
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
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
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
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

太守張頊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
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
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
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
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即路
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
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
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爲軍鋒由恩
厚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毫釐上報榮寵

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斷
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
而雰霧尚翳六合未即遺黎塗炭巢窟宜
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
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
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
養壽此誠以形于文旨達于聖聽矣臣所
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
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

之間相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天昏哀毒
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槁酷暴集每一慟
殆弊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
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
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
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
問臣進止之互臣進不達事機以覺境爲
耻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經略不
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孰

徇常儀實有媿心而聖恩赦過黷法垂宥
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於所司木石猶感
而況臣乎顧將身不良動與讜會謙德不
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動使至委薦陛下體
臣疾重使還藩淮測甫欲休兵靜衆緩懷
善撫兼苦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
更奮迅而所患沉頓有增無損今者憊憊
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短加以匪懈
猶不能令政理弘宣況今內外天隔永不

復節寧可卧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
可爲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
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
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
時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
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脩
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覩墳柏以此之
盡公私真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詔
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

疾立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
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已孑然獨存在
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
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
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爲欲極其
求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悽悽之情可
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恕不
令微臣銜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表跡十
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

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立之亦以才
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立同年之郡而立之
名亞於立時人稱爲南北二立論者羨之
立既輿疾之郡十三年卒于官時年四十
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
武子瑒嗣祕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瑒少不
惠而靈運文藻豔逸立嘗稱曰我尚生瑒
瑒那得不生靈運永熙中爲劉裕世子左
衛率始從立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

戴逵字安丘處士逵之弟竝驍果多權略
逵厲操東山而逵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逵
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逵曰下官不堪其憂
家兄不改其樂逵以軍封功封廣信侯位
至大司農

萬字萬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
自衒矜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叙漁
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
隱四顯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

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
則出處同歸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
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
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既壞我面
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
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
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撫軍從事中郎
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
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爲揚州

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
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
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領
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
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
叅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
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遠才易務矣溫不從
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
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

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爲元帥諸將互數
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
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
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
遣征虜將軍劉建脩治馬頭城池自率衆
入渦潁以援洛陽比中郎將郗曇以疾病
退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
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爲庶人後復以爲散
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爲贈子韶

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允彥秀者稱封胡
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
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韶
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
韶為黃門郎武昌太守恩三子曜弘微皆
歷顯位

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
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不堪
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

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
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
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
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
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為會稽王
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
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
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
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綯字宣映曾於公坐

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
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
渭陽情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
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
句難以勲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
僕射大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
琰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
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

雖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為都
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
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
胄子班下州郡頗脩鄉校疏奏孝武帝納
焉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
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
陳褊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
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
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

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
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
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
少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
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為謝白
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
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歛無饜取
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
議謚曰襄墨公語在弘之傳胡議不從單

謚曰襄子汪嗣早卒汪從兄沖以子明慧
嗣為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嵩嗣
宋受禪國除

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毅無所
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
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
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
者以此多邈後為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為
賊胡桀郗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

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
之邈妻鄒氏甚妬邈先娶妻鄒氏然對與
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
生仇玄達爲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
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
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
稷負宸資之以端供繫并賴之以晏安者
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閭正

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
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
謝人間嘯咏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
然有陵霞之致暨于禠薜蘿而襲朱組去
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
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温九五
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
而杜姦謀宴衍而清君羣寇宸居獲太山之
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

於菴服之辰彰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
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
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
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旨幹
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
竝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為高石
奴以褊濁興累雖粵微類猶稱名實康樂
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寇望之
而土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
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筭有餘良圖不果
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無辯博宣力方鎮流聲
臺閣太保沉浮曠若虛舟任高百辟惟情
一丘琰邈忠壯奕萬虛放為龍為光或卿
或將偉哉獻武功宣授介剋翦凶渠幾清
中寓

列傳第四十九

晉書七十九

音義

鯤音昆 吡音陶 鳥音嚮 嚮音欲 襦音日朱 枋音方 譎音古

梗音色立 澁音色立 輶音遙 錮音固 倓音徒甘 噶音上 啗音上 駮音動

合輯音集 胼音胼 胝音史証 下竹音竹 尸音反 繕音市戰 賭音覩 屐音覩

哥逆音逆 旃音薄 蓋音蓋 憾音下 紺音紺 疋音烏光 劔音女六 迮音狹

上側傾音側 反艦音胡 黯音黯 剝音苦胡 禁音力 兗音兗 狔音狔

亦豚音豚 戴音徒 逋音同 東莞音官 涂音度乎 盱眙音盱 盱眙音盱

反航音胡郎 虻音七吏 屈氏音支 駱駝音徒 河渦音河 潁音潁

反古和音和 柵音側 戟音戟 派音匹卦 碣音上 礪音下 五勞音反 吞音桂

風俗通彭城各景以鏘音鏘 的音的 霧音霧 子音子 屠音屠 列音列

懷音落 侯音侯 瑛音瑛 鶴音鶴 髦音昌 兩音兩 脩治音直 之音之 禰音禰 阝音阝 上音上

緬音緬 反下音下 采音采 舐音食 爾音爾 郤音告 對音直 類音類 禰音池 爾音爾 泌音泌

反鄙媚音媚 瞰音苦 溫音溫 媮音記 候音候 頹音盧 潰音潰

